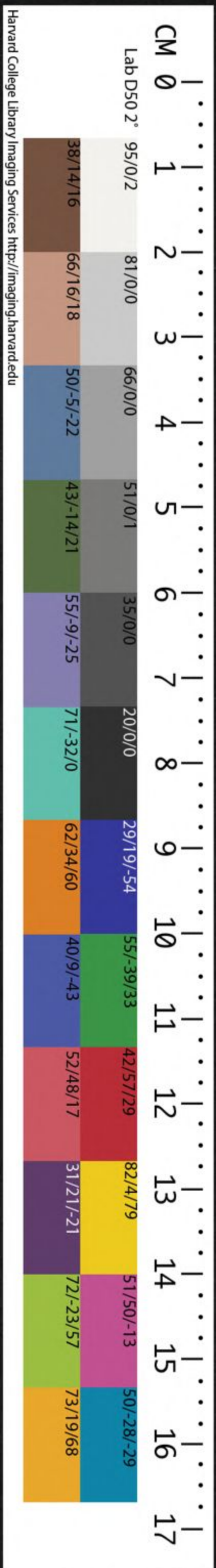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 2516/3124



史記鈔卷名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來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卷之七  
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  
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  
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  
商鞅病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  
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  
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噲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

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  
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  
軍於東垣矣渡噲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  
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  
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

史記卷之七  
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已今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收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史記卷之七  
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  
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  
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  
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  
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

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  
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  
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  
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膏中  
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  
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

史記卷之七  
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  
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  
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  
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  
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  
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刻白。

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  
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  
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  
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  
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  
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索隱曰韓又有少府  
取是時力距米三柱  
三於其名位其派馬  
子

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  
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音旋若  
也干數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  
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  
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  
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  
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  
力者謂作之得時力，信於常故，名時力也。距  
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

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育，近者鎬奔心。韓卒之劔  
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  
鉤。咬與鉤同，謂楯也。為音如字，謂繫相之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  
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  
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以為  
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  
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猶効  
也呈見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送無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頓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鞞鞞戍，甚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大、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敝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

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闕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社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向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

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獨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徑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

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送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陰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

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

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  
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  
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  
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  
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  
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  
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  
變色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

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  
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  
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  
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  
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  
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  
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  
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  
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

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魯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魯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矣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

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

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

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家，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



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

史言金 卷之七 二十七  
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  
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  
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  
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  
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  
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  
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  
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  
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

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  
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  
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  
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矢。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  
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  
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  
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  
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  
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  
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

史記卷之七  
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平，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

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筭數百，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史記卷之二十一  
蘇秦傳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若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首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

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蜀。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



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  
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  
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  
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  
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  
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  
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

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  
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  
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  
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主  
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  
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  
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  
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  
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墟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  
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  
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  
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  
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  
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  
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  
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

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  
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  
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  
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  
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  
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  
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  
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  
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及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者，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

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  
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為秦  
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  
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  
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  
嚴將智以武雖無出中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  
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  
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  
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

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  
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  
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辭虛辭高主  
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  
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  
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

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散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吳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以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一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存，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者之其言好

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

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

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  
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  
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  
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蓄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  
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  
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

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  
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挫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  
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  
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  
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  
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卑裂於市夫天下之  
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  
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過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郿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

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昔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史記卷之七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謂多事也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

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  
嘗有以夫辯。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  
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必鬪。鬪  
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卞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  
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  
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  
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  
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  
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 擣里子

擣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  
也。擣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使擣里子以  
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  
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道之廣  
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擣里子以  
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其茂

其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擣里子而來。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其茂定蜀。還而以其茂為左丞相。以擣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其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其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其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其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魯參之處費。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魯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魯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臣。又不如魯參之母信魯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

解曰地名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閑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



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

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甘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聽見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卻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史記軼卷之七

